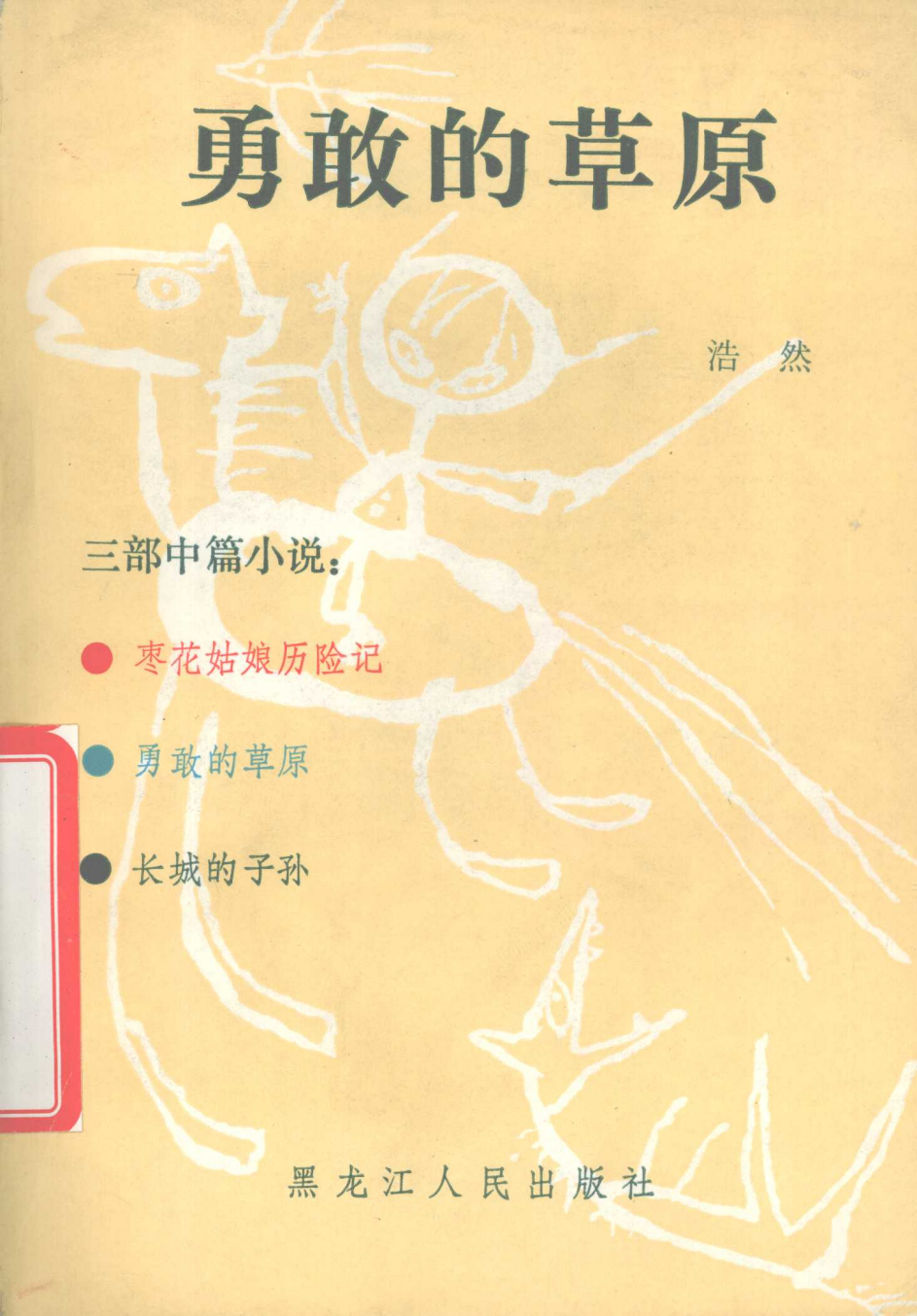


勇敢的草原



浩然

三部中篇小说：

● 枣花姑娘历险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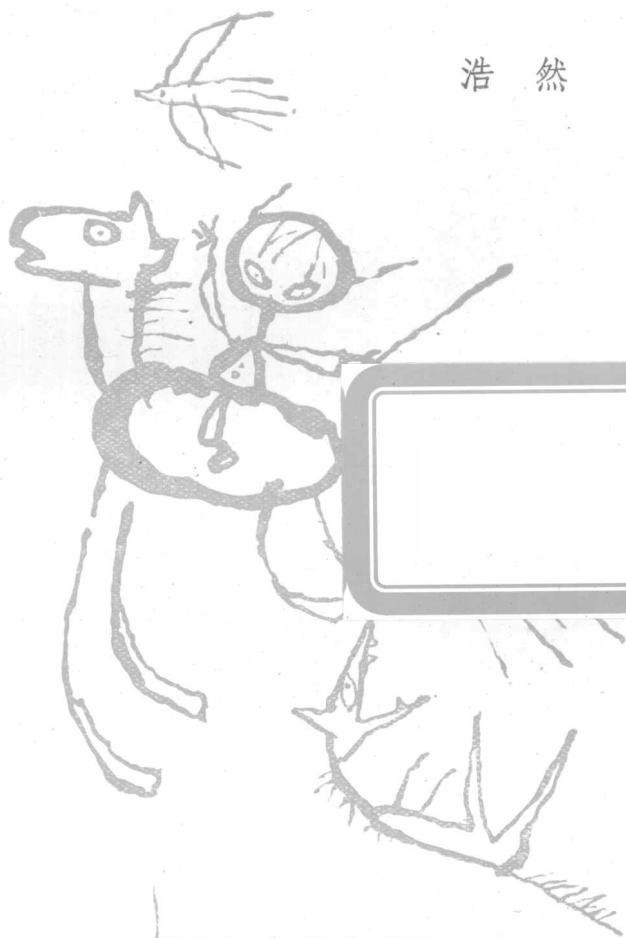
● 勇敢的草原

● 长城的子孙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勇敢的草原

浩然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海 石 金 兰
封面设计 刘惠民
插 图 范 曾 侯国良

勇 敢 的 草 原

浩 然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7 8/16·插页1 ·字数165,000

1981年12月第1版

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17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389 定 价：0.55元

目 录

枣花姑娘历险记.....	1
勇敢的草原.....	79
长城的子孙.....	167
后 记.....	234

枣花姑娘历险记

〔插图：侯国良〕

高高的山下有条河；弯弯的河边有个村；古老的村头长着一棵大槐树；密密实实的树阴凉里呀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和一个脖子上扎着红领巾的小姑娘。

别看他们这一老一小不起眼儿，肩膀头上担当的任务可挺重要——包干儿看护着眼前的那一大片碧绿碧绿的苗圃，不让鸡刨，不让猪拱，不让驴驹和牛犊啃，也不让过往的行人用手撮、用脚踩地糟践！

晌午这工夫特别热，处处都静悄悄，只有知了不住声地“吱儿、吱儿”叫。人要是睁着两只眼睛呆着不动呀，非得犯困不可。

为了赶跑那瞌睡虫，老爷爷每天晌午给小孙女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他头一天讲的是那高高青山的神话，第二天讲的是那弯弯绿水的传说；太有趣啦！

“爷爷呀，今个讲个啥故事呢？”

“讲讲咱支书的故事吧。”

“支书？她还有故事？”

“有，多着哪！”

“支书没有当过兵打过仗呀！”

“她的事儿呀，不见得比打仗简单容易。你看她眼前是大队的支部书记，象一棵大树，对吧？其实呀，她过去也好似眼前这片小树苗子里的一棵，是后来一天一年地长起来的。对，对，对，出事的那年，她可能跟你一般儿大。……别急，别急，听我从头讲给你听吧。”

—

眼下的果子沟是个又大又富的村子，早先那会儿可是个

又小又穷的山背兒子；要是按照门口算、瞧着烟筒数，总共也超不过三十八、九家。别看户数不多，麻烦事儿可不少；这一年里边，光是记工员那么一个“小爵位”，就挨着班儿地换了两个人啦！

不用说就全明白，哪一个生产队都得有记工员；特别是由大队为一个核算分红单位的生产队，记工员这差事还挺要紧哪！每一天社员们干了活儿，记工员就按照他们各自干的多少、好坏，跟大伙一块儿评议出工分，然后记在社员本人的“劳动手册”上，也落在生产小队的账本子上；过了半个月拢拢数，报告大队会计；等到秋后决算了，会计就依据每个社员的总工分数目来搞分配。所以说，这个记工员的工作要说简单很简单，要说复杂也挺复杂。不管简单还是复杂，反正每个生产小队缺个记工员不行。

这一天晚上，生产队长在自己家里召开队委会，还找了两个刚从中学毕业回队劳动的小青年，列席会议；想从他们两个里边推选出一个当记工员，好马上接手那一摊子工作。

当时的那位队长，也是个挺年轻的人。他干庄稼活儿是把好手，搞工作挺卖力气，就是担任队上工作时间不久，办事情经验还少一点儿。在没开会之前，他把选记工员这件事儿看得很容易，心里想：等着大伙儿往一块一坐，推举出个人来，再跟社员一说道，就算通过了；万没想到，他在会上刚一摆这个题目，马上就卡了壳。那两个中学生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就是不往自己身上揽。

这个小会开得倒挺热闹，东拉西扯，说说笑笑，再加上吵吵嚷嚷，已经“呛呛”到小半夜了，还不能散。

队长看了看快要熬干的灯油壶，皱皱眉头说：“各位同

志，我看咱们就来个自告奋勇得啦，谁愿意为果子沟的社员挑起这副担子，赶快自觉自愿地报名！”

听了队长这个号召，两个中学毕业生“嘎哒”一下子停住了嘴巴，你看我一眼，我瞥你一眼，没有一个“自告奋勇”，全都成了豆干饭——焖起来了！

队长见这办法不起作用，只好“点将”了。他拍拍左边那个小伙子的肩膀头说：“嗨，我看哪，记工员那差事，就由你干吧！”

那小伙子一听这话，把脑瓜子晃得象个货郎鼓似的：“我可不行，我可不行！”他伸手朝南窗户一指，“冲着有他那位大活宝，我也干不了哇！”

窗户南边是南山岗，山岗下边有一所三合院，里边住着一位老农民，叫刘老正。这名字挺好听吧？他“老”倒是够老的，五十五岁啦，只是为人办事儿心眼不“正”，果子沟的人，谁提起他来都头疼。就是因为他耍手腕儿，对第一个记工员又是拉拢又是“套”，闹得人家犯了错误，乱了帐本，最后被撤换了。这宗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哪个人心里不明白！

队长一见这边碰了，赶紧转身，拍拍右边这个小伙子的肩膀子说：“他不愿意干，就是你啦！”

这个小伙子好象怕烫着似地躲闪着，嘴巴咧得象只小瓢儿：“我更不干！我更不干！”他伸手朝北墙一指，“咱队里有那么一块料哇，我有几个脑袋能对付得了？”

墙北边是北山坡，山坡半腰有五间石座瓦顶的房子，里边住着一个不算小也不算老的农民，叫周大文。这个名字也挺好听吧？要是光从外表看人，他是够大的了，那个头，出门入户都得弯腰低脑袋，只是为人办事不“文”明；果子沟

的人，谁要提起他来都撇嘴。就是因他胡搅蛮缠不讲理，今个吵明个闹，把第二个记工员给气得日子都没法儿过下去，才硬要求辞职了。这场官司，还打到大队党支部哪！

队长一见大伙都推辞记工员的职务，就动了气，冒了火，急扯白脸地质问人家：“你们好大的架子呀！你们从学校回到这山沟里，到底干什么来了？”

两个学生同声回答：“建设社会主义呗！”

“对，建设社会主义。我再问问你们，我们农村搞社会主义，头一宗要做好什么事情？”

两个学生又同声回答：“搞好生产，多打粮食呗！”

“生产队没有记工员，不能坚持好按劳分配的原则，不能鼓起社员的劲头，生产能搞好吗？你们倒说话呀！”

两个学生回答队长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话儿可就不一样啦：

这个说：“为了开渠引水，就是跳到冰窟窿里去干，我也不说凉！”

那个说：“为了绿化造林，爬山崖摔破了脑瓜子，我也不皱眉头！”

.....

这个一言，那个一语，说着说着，扯起了山区建设，谈开了农村前景，越说越来劲儿，越说越有信心。真的，别看这些人害怕当记工员，要论劳动干活儿，全都象小老虎一般，猛打猛冲，拚出命去都干。

队长听着话扯得远了，不容易一下子拉回，就有点赌气地说：“别在我这儿点灯熬眼了。今个没结果，明个咱们再接着开。散会！”

人们对这种憋气的会早就开烦了，听了散会的口令，地下的站了起来，炕上的溜了下来；这个找帽子，那个摸鞋，要赶快回家钻热被窝睡觉去啦！

窗户外边忽然有人开了腔：“队长，别散会，等我说几句行不行呀？”

屋里的人一听这又尖又细的声音，都打个愣。

队长没精打彩地冲着窗户纸答道：“谁呀？进来！”

二

院子里响起一串腾腾腾有力的脚步声，布门帘呼拉一下撩开了，屋门口出现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小姑娘。

这姑娘长着一颗瓜子形的脸蛋，齐着耳朵根子的短头发很薄，很绵软，还有点儿发黄；偏分着，右边头顶上系着一个天蓝色的蝴蝶结。她身上穿的是一件花格子夹袄，青布夹裤，全都旧了，洗得十分干净；一双古铜色灯心绒的带梁儿鞋，不大不小，打着两个皮包头。她一定是跑着来的，脑门上冒出了汗珠子，呼嗤呼嗤直喘气。她闭着小嘴，两只细细的眼睛，透着机灵和有心数的神气。她站在那儿，看看这个，瞧瞧那个，好象有个秘密的话儿要说，又故意逗人不说的怪样子。

队长倚坐在炕沿上，一边提着鞋，一边问：“枣花，黑更半夜的，你跑这儿来有啥事？”

进屋里来的这个小姑娘，名叫枣花。她那两只不住眨巴的眼睛瞅着队长回答说：“我刚才正在民校里上课，有一个人从你们这个会上溜出去，到我们那儿说，谁都不想当记工

员，会议都开不下去啦。我一听，挺着急，就赶紧跑来了……”她说这些话的声儿很小，却又很干脆。

队长一听，心里有点儿奇怪了：“咦呀，你来了，就一直在窗户外边等着？”

枣花点点头。

队长埋怨说：“瞧你这孩子，外边秋风挺凉的，你怎么不进屋里来呢？”

枣花说：“你们开的是知识分子会嘛，又没给我下通知，我忙着摆在炕尖儿上，算哪盘菜？”

“我们开会本来就是征求群众意见的，你听听怕啥？”

枣花重又把屋里的人扫了一眼，最后转向队长说：“我想问你一句话，顶重要顶重要的话……”

“你问吧。”

“咱生产队的记工员，要女的不？”

“当然要啦！”

“要是别人都不愿意当，我提一个人行不行呀？”

队长想起刚刚结束的那个让他糟心的会议，就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行是行，不过，你提了名，人家就愿意当吗？”

枣花连忙点点头：“愿意，人家心甘情愿地要当……”

大伙儿一听都乐了，几张嘴巴，同时追问一声：“是谁呀？是谁呀？”

队长冲着他们摆手：“别乱吵吵，让枣花说。有人心甘情愿当这差事，好极啦！”他盯着枣花，催她，“别卖关子，到底是谁？”

枣花微微地一挺胸脯子，说：“我。”

周围伸着耳朵听的人，轰地一声全笑了。

枣花挺奇怪地看看大伙，认真地说：“真的，我没闹着玩，我就想当个记工员嘛！”

她越解释，大伙儿笑得越厉害。

枣花有点恼了，高声喊：“笑什么呀？你们信不住人？我全都想好了，我是从心眼里愿意的，可不是随随便便闹着玩的。不信就试试，队长要是点了头，我今儿晚上就接手干，行不行？”

队长没有跟着众人嘻笑。他一直闭着嘴巴、皱着眉头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枣花。他是看着小枣花长大的，熟悉得再不能熟悉了。可是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一下子变了，他好象第一次跟面前这个小姑娘见面。他这会儿觉着枣花比平时更矮了一点儿，完全是个小孩子，象他那个一天到晚什么事情也不管、光讲究穿戴的小妹妹；又象他那个一天到晚什么事儿也不做、光会淘气的小弟弟——他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地摇了摇头。

枣花见队长不开口，挺着急，就抱住队长的胳膊，使劲摇晃着说：“你倒是说话呀，你看我到底行不行呢？你刚才号召人家自告奋勇，人家报名了，你怎么不吭声呀？”

队长为难得直手挠脑瓜皮。他知道枣花这孩子的性气，别看枣花平时老老实实，长这么大没跟谁家孩子吵过架，可是人小、心重，自尊心特别强。队长怕自己把要说的话出了口，伤害了这个同村一姓的小妹妹。

枣花一丁点也不了解队长的难处，硬催着队长立地剜坑地答应她：“说呀，说呀！你一说行，明个我就拿着帐本子到处去记工分，给集体办好事儿，我就成了有用处的人，不再是个吃闲饭的了，多棒呀！”

队长挺勉强地微笑着，拍着枣花的肩头说：“小妹妹，你的思想挺不赖，你想得很好哇……”

枣花说：“我不是空想，真要干的呀！”

队长又拍拍她的肩头说：“你的表现也不赖，你这行动很不错……”

枣花咧开嘴巴笑了：“哥，你答应我啦？”

队长被逼得没一点点退路，只好说：“唉，我就是担心你干不了哇……”

枣花对这句话并没有觉着太刺耳，人家怕自己干不了，是好意嘛。她用一种宣誓般的语气说：“哥，你只管放宽心，只要我愿意干的事儿，就一定干得了。我保证不会象茂林那样，上别人的圈套，随风倒的。你信不信？”

“这我倒是信。可是，枣花呀，这件工作，你干不了……”

枣花对这句话也没有生气，人家多叮嘱自己几句，是应当的嘛。她继续宣布自己的誓言：“哥，你不用惦着我，别人能干，我就能干，我保证不会象志强那样，受不住一点委屈，见硬的就弯回去。你信不信吧？”

队长说：“这个我也信。可是，枣花，干别的都没问题，唯独在咱队当记工员这事，你不行……”

枣花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个人真怪！我说什么，你信什么，咋还硬说我不行呢？你肚子里到底装着啥话不敢往外倒？”

在旁边听着、看着的人也插言了：

“还绕啥弯子，快告诉她得啦，枣花，说你干不了，就因为你年纪小……”

枣花说：“年纪小，我能往大长呀！”

另一个人也跟着解释：“一句话说透了吧，枣花，说你不行，就指的你经验少……”

枣花说：“经验少，大伙儿帮着我呀！”

队长见此光景，再不忍心为难这个诚心诚意要当记工员的小妹妹了，就晾开底子说：“在生产队里当一名记工员，得是吃墨水长大的文化人，你这喝稀粥长大的野丫头哪能担当呢？别人帮助，不能替你写替你算呀！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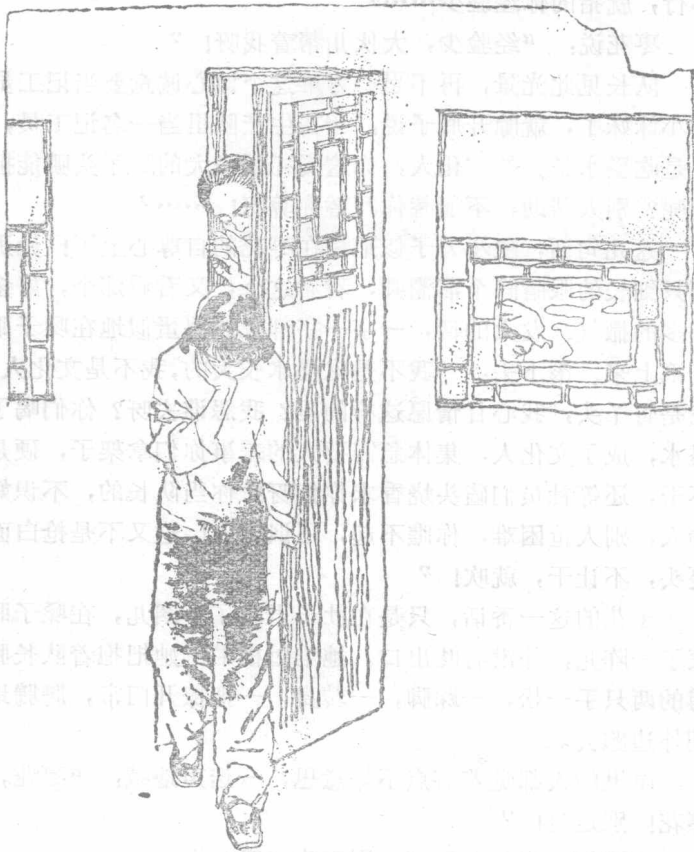
这几句话，象小刀子似地戳在枣花的自尊心上！她那两只细长的眼睛睁个溜溜圆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好多好多的撒气、发火的话，一字一字都象热鸡蛋似地在嗓子眼儿滚上来、滚下去：“我不是吃墨水长大的，我不是文化人，我是野丫头，我心甘情愿这样的吗？我怨谁去呀？你们喝了墨水，成了文化人，集体急需人的差事你们拿架子，硬是不干，还等社员们磕头烧香求你们呀！你当队长的，不识好赖人，别人抢困难，你瞧不起，还讽刺人！这又不是抢白面馒头，不让干，就吹！”

枣花的这一番话，只是在肚子里转了一圈儿，在嗓子眼滚了一阵儿，并没有吐出口。她难过极啦！她把抱着队长胳膊的两只手一松，一跺脚，一转身，一把撩开门帘，腾腾地朝外边跑去。

屋里的人都觉着有点不好意思，一迭声地喊：“枣花，枣花！别走呀！”

“我们跟你逗着玩哪，别真生气呀！”

队长想追枣花，忍着耐着没有动，往炕沿上一坐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唉——”



三

枣花虽然性子倔，可不是个护短的孩子。文化水平低就是文化水平低，干嘛怕人家说呢？

有一次，她背着小妹妹在村头的大槐树底下玩，连腮胡子的老文书把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，就说：“枣花，你看看，跟你这么大的孩子，都在学校里念书哪，就你一个，一天到晚抱孩子背孩子！你爸爸妈妈这么累你，你自己不能往下溜哇！等你大一点儿，就知道没有文化多受憋闷啦。快想法儿多学习学习吧。”

从那天起，枣花就上了夜晚开课的民校，有时哄着孩子还看书，烧着火还往地下划字儿。要不然哪，她至今还得是个睁眼瞎子！

枣花最怕别人把“文化水平低”当成一根棍子，横在她眼前，拦着她往前走。她更怕别人用“文化水平低”当把柄，没根没据地贬低她、刺激她，转弯抹角地说她不能给生产队出力气！

刚才，从队长嘴里吐出来的那一片话，在枣花听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她的心口窝象被人戳了一刀子那么疼痛难忍。谁不愿意多念书？谁不愿意文化水平高？枣花怎么念书呢？枣花怎么能够文化水平高呢？她刚刚会自己迈步走路，妈妈就给她生了一个小妹妹。有了小妹妹是挺好玩的，枣花顶喜欢小妹妹了。只是小妹妹特别爱哭。

正在忙着做针线活的妈妈喊道：“枣花，你快摇摇她！”

枣花乖乖地放下手里玩的东西，奔到炕上，奔到被“压